

中國方志叢書·第六十三號

據清·章壽彭等修陸飛纂影印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

廣東省

歸善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626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歸善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資料如左
PDG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與合，是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乾隆癸卯重輯

歸善縣志

本衙藏板

歸善縣志序

嶺東名郡曰潮曰惠一以唐之遜之一以宋之子瞻兩地之人頽頽焉以為光榮惠距會垣三百餘里於潮為近至潮者必先過惠嘉祐合江白鶴遺址皆在歸善

序

憑臨江滸四方名彥俛仰流連恒低徊而不能去余於壬寅分建惠潮嘉道經鵞城擊汰雙流慨然望東坡故居想見其為人欲索邑志披討其軼事而蠹簡無存不可得而考復為歎

息久之夫以坡公之行誼

文章洋著史傳與其全集並散見他書其不可磨滅固不藉志而傳而遺蹟就湮我懷古者無所考証亦守土者之責也且夫後之賢達如東坡者何限即其

序

人稍不如東坡而一節之奇尚可與東坡並傳百世而下聞風興起皆當表而出之而况勲業彪炳利澤在人其遺墟舊蹟可聽諸泯滅無問耶章君壽彭余為廣州守時所薦舉也尤欲

聞其善政迺於簿書鞅掌之餘虛衷商榷次第排纂以補其缺逾歲而成將接諸梓而清序於余之方詠吉入

觀樂其成而知其志之必佳也遂弁數語於簡端即余

序

三

之所有感於坡公者以志喜而肅裝以行乾隆癸卯春王正月廣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閩陽李天培撰



歸善縣志序

昔家文惠公守惠州樂其山川風物之美構野吏亭為游觀之所又手植荔子樹一株于其側及公在政府猶眷眷于此邦而不能忘而惠人之尸祝以者亦歷數百年如

序

一

一日辛丑冬余奉

命典茲郡尋榛山之舊迹見列岫雙江之滄峙為欣賞流連者久之而歸善倚附郡城凡近郡之名區異境皆可攬為首邑之勝蓋其地襟山帶海人物瓌偉信非鄰縣所能及况

竊峯沙步名賢棲息其間一

草一木皆若藉以生色豈流風未艾竟鮮抗跡而真者哉然而文殘獻缺樹立無聞攷訂之士僅索之陳編蠹簡中使六七年之事蹟盡湮沒而不彰守土者能去懸於

序

二

懷耶且夫歸善之歷上而志者吾激諸文惠公墜吏亭一詩矣其言耕桑烟火則知民俗之皆淳又言浩渺嘉營則知景物之如繪而漢疆蠻土疊嶂重城胥可為援引考證之資去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倘賢令尹不憚勞披
之苦以闕疑激信為己任則
其用心可質之文惠而必慙
焉在古今人不相及也邑令
章君廉而達于從政庶幾
有猷有為且守簿領之暇
網羅散失取舊志哀輯而

序

三

及新立俾荒徼人女幽閨婦
女一節之可稱靡不登諸紀
載而風俗頤教之與時移易
者亦于是乎備至若義例之
宜精考據之宜確去取之宜
慎載筆之宜雅是在覽者
自得之有不待于余言矣抑

余尤有感者章君治縣有
聲口碑所播孚于遠近異日
政成報罷邑人視此編亦如
文惠公所植之樹矜惜愛護
之恐後矣豈以文惠為重輕也
乎余老矣將引疾歸田甚
有愧于文惠甘棠之咏然與

序

四

章君共事久與惠之人士習
而安其亦有繫念于此邦而
不能自己者今不彙于左所
云也因章君之屬序為書
數語以貽之

皆

乾隆癸卯夏五吉旦

賜進士出身知惠州府事錢塘陳

嵩年撰



序

五

歸善縣志序

歸善於惠為附郭於十屬為首邑凡所以仰承政教者必先焉願郡邑必有志歸善志修於雍正二年而梨棗斷壞獨視為後圖闕焉久矣余於乾隆己亥夏承乏斯邑即有志於纂輯倥偬旁午日不暇給又自媿不文無

序

一

能為役每遇

上憲檄取蓋志率以空文具覆未嘗不悚怵為往者宋公鏡齋來牧羅定語余去浙時刊得江山縣志頗佳蓋仁和解元陸君筱飲筆也余心誌之辛丑冬陸君來粵余遂以壬寅延主講席因與諸紳士謀開局編纂推其醇

謹者以一切經費俾之即延陸

君任載筆事專而功敏寒暑無間閱歲而成遂付剞劂夫著述之要莫切於考信歸善藏書甚尠即有近代作者亦僅有虛名百無一存此搜討之難也舊志非失之陋畧即失之蕪雜板經數易不無增改似非原本此更

序

二

聖天

定之難也宜其視為無足重輕度藏不慎拋散朽蠹吏胥既湯不經心長官亦漠不一顧成之甚難廢之甚易又焉足怪且夫覽凡史冊之流傳方輿之紀載雖萬里而外窮源竟委為萬世徵信而微末下吏叨忝一邑所

職不過簿書鞅掌見聞不出數
百里之內敢畏其勞而闕焉不
講耶然則是書也雖未可遽稱
為完善而後之蒞斯土者覽山
川之形勝察人物之盛衰辨風
俗之醇漓考政事之得失首有
取於是或亦為治者盡心之一
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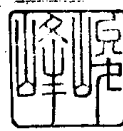
序

三

峇

乾隆四十八年春王正月

知歸善縣事古越章壽彭撰



康熙乙卯志序

鍾明進

著溪進士
本府知府

天下之所以大者以其無遠弗屆耳稽其大且遠非輿圖無以悉之夫一寰宇內首京國次都會次郡邑形勢盡此矣禹貢一篇尊王畿而通五服列敘九州雖未備詳星紀而分野可以按推其中山川田土則壤賦貢極之揆文奮武罔不悉書錫圭告成之日勒九鼎而載之是卽志之所由昉乎前代有大統志職方考諸書亦包括天下郡縣建置沿革及山川里道物事而綱綜之然祇存其梗概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有之矣卽中邦大地猶有收輯所未逮矧粵徼遐陬僻在嶺表其闕畧自不待言

歸善縣志

舊序

一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一年同軌同文一時政化翔洽東漸西被朔南暨矣

輔臣以各省郡志宜輯疏

請繕造進呈奉

旨頒布舉行惠志已犁然具陳矣首屬歸善志業附府錄

彙編間亦或有未備緣應

當事督切不敢少遲邊服遠摻博採遺佚非故爲忽畧

也嗣是邑宰今陞主計政江南司三韓連君恕菴有意

更新乃廣集典乘酌古準今叅攷同異輯校既闕正待

繡鏤道凜

王程且行前以弁言相屬惟君翊治五稔相得益章知期志亦麗郡載未可以不敏遜辭爰應之自夏迄冬忽倏半歲日當軍公冗輻輳掌支持未能脫稿茲梓事復告成矣董事者捧以進披覽一過條絲晰縷纖巨靡不畢具視前蓋若霄壤湊有公車北上者索攜以前旋閱帙擲管從事因按歸邑古欣樂也越在南鄙荒服三代以前概淪日南爲交州秦二世任囂尉南海趙陀令龍川乃始入籍地名聞于上國猶然羈縻率界亦存而不論云爾漢興高文間雖詔諭漸及無非遠示懷柔明王者歸善縣志

舊序

二

鍾

無外義追孝武元鼎中伏波樓船底定厥域隨有郡名漢之末葉置交州牧鼎足峙立之年吳復得而有之延及西東兩晉太康元興義熙之季又復變革靡常總部是爲廣州而郡唯曰南海東官梁陳更名梁化於時尚無屬邑陳隋接通以廣避煬帝諱更循州欣樂改邑歸善此邑名之所自始也由隋唐五代迄宋郡稱時復再易仁宗天聖郡更惠州由宋元明迄今歷代七氏歸善之名無有改焉先是治置白鶴峯下地號東平與郡治隔于西江元世祖至元之三十年徙入郡城左掖規模狹隘恒弗宜于令者明神宗萬歷三年乃城東平次及

衙署具備六年乃復遷治往蒞是又邑治之所由來也
分野斗牛女墟與郡同麗惟揚山紀南條中北二境其
迤邐通落環繞映帶視此矣水紀龍江西江豐鱷二湖
洲渚交錯布列景勝界于郡城獨多然邑爲首隸治雖
分而境無異紀邑卽紀郡也都里於縣爲親切然廂鄉
坊社實囿郡治其氣候風俗建置荆改隨時合宜首領
司驛庫廩所在亦有易有不易焉若經政之補肇因革
以成一域大觀兼培形家氣相今昔若有同然惟事紀
一編歷秦至是循年繫事祥祲休咎或兆于天星地利
或徵于人事歲時慶賞刑威致治遇亂無不詳備眉列

歸善縣志

舊序

三

鍾

允爲保定良規觀之者寧能不三致意歟其如紀秩官
以存累朝之位序標選舉以昭歷代之人才賦役以存
經制而加慎于治法治人學校以立教源復並載夫禮
樂射飲肅明禋之昭格祀典實寓景行備屯餉之裕儲
兵防用資捍衛皇言錫贈並錄垂表章也歷官萬賢有
紀敦名實焉至若人物列傳則有名臣見傑出之英儒
林崇潛德之耀孝友以飭彝倫忠節而標正氣文學與
政事事宜淳德偕耿介式著耆耇以明尚齒列女以揚
幽芬所關世教人心良非小補比及仙釋雜志偶寄遺
篇蒸縝詞翰菁華潤澤合計二十一則精詳典確義例

闕疑可爲述先垂後者十之九引伸擇執者十之一君
之達吏治而長著作彬彬大雅洵當代之賢而能者茲
且晉秩司徒總理天下輿圖民物佐

國朝于悅安強固將于是下其恢恢有餘矣豈僅曰採風
問俗云然耶顧樂得而爲之序兼以志同官之慶

歸善縣志

舊序

四

鍾

又

連國柱 廣寧舉人 邑知縣

帝王制治保邦凡禮樂刑政賞罰予奪之權必有所托以傳于後世則史是也無論柱下藏書史有專官即十五國之風謠貞淫奢儉其牧伯守宰亦得備紀詳編以待採述蓋天下治亂常相因而致治已亂之道在國有史在郡邑有志如雲漢日星昭回于天地之間千百年已事可考鏡而知也惠為五嶺雄邦歸善益首隸焉邑治受兩河委輸隋因其地以置郡輪運輻輳他邑莫並焉者兵師營衛則郡邑表裏藩屏郊壇廟社禱祠讀法之儀則守行而令從之守與令有分政而無分土故邑

歸善縣志

舊序

一

何無專志而統于郡紀郡即紀邑也柱蒞茲土首徵掌故取先賢楊貞復太史乙未郡志讀之見其圖表志傳上窮星紀下察坤輿綜政理之得失寓王事之高深作而嘆曰天下治道盡在是矣

承
今上續緒承休十有一載同軌同文之盛暨被荒微爰詔天下纂修郡邑志以充史館惠郡志業繕輯以呈矣復
憲檄敦勉邑乘謂歸首隸也紀載宜有專書寧附郡以行已乎柱惟歸善為邑自陳隋迄今千百年矣而史書缺然世代更革則事以時起長吏數易則俗與人移孔

歸善縣志

舊序

二

連

子志二代之禮嘗嘆杞宋于無徵其敢創作乎哉既而思太史之筆削昭然縉紳之聞見可錄柱幸載筆以從固無事創也則亦仍太史之義例昔所以志郡者今以志縣而已於是因輿圖山川而別其封域因沿革建置而詳其廢興因秩官名宦而吏治之臧否以分因選舉人物而賢材之盛衰以辯聚之以都里均之以賦役衛之以兵防福之以祀典邑之養所由備也董之以學校儀之以寓賢礪之以節烈褒之以皇言邑之教所由立也權輿于是而加慎于天道人事之微之為邑事經緯于是而補鑿于風土物宜之間之為經政感興于是而藻績于詞詠誤述之文之為詞翰是皆治道所不遺者故并志之昔司馬子長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而作史記班孟堅譔漢書則後元而前本于馬遷始元而後則叔皮共之十志則大家共之矣古人著書未有無所因而作者柱志歸善壬午以前徵文則有楊太史梁郡公先進之遺編癸未以後考獻則有駱中翰庾孝廉名賢之博訪其自丙午以及乙卯則柱蒞治之年也時事輾轉戈鋌擾攘之餘或遵令甲而有興除或相事宜而施補救或兆于天行而水旱妖祥之必書或係于土風而鑿築營置之必紀則又有縉紳文學據其聞見筆之簡